

马国翰与《玉函山房藏书簿录》

杜 泽 逊

近百数十年间，言古籍辑佚，必称马国翰，而言目录学及藏书史则罕有及之者，究其原因，在于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藏书簿录》鲜为人知。

《玉函山房藏书簿录》二十五卷，清马国翰撰。国翰字词溪，号竹吾，清山东历城县人。父名锦，字文江，官山西汾州府经历，历署宁乡、武乡、天镇等县知县。嘉庆十四年病逝于太原。时国翰才十六岁，不得已，乃奔走南北以养家。有《过芦沟桥》诗云：“浑河无定迹，似我一身飘。常被饥驱去，天风吹寂寥。”直到道光十一年辛卯乡试始中举人，翌年成进士，年已三十九岁。其后历任陕西洛川、石泉、泾阳知县。道光十九年乞假养病归里，二十四年擢陕西陇州知州。咸丰三年引疾归，七年卒于家，年六十四岁。著有《玉函山房文集》五卷、《文续集》五卷、《诗集》九卷、《诗抄》八卷、《月令七十二候诗》四卷、《夏小正诗》十二卷、《治家格言诗》一卷、《文选拟题诗》一卷、《买春诗话》一卷、《农谚》一卷、《竹如意》二卷、《红藕花轩泉品》八卷、《目耕帖》三十一卷等，而最著名者为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六百余种七百卷，皇皇巨编，实辑佚书之冠冕，不朽之盛业。

惟马氏生于济南，父子两代均游宦山陕边邑，无缘结交当世学界名流，坚苦之业，鲜为人知，甚至被诬为盗刻章宗源氏辑佚

书遗稿。幸国翰手稿百余册光绪中为蒋式理访得于马氏后人及外孙李元璣家。式理为撰《（玉函山房）手稿存目》一卷、《校勘马氏手稿记》一篇、《书后三篇》，据实为马氏洗冤。民国间邢蓝田又六次往章丘李廷桢后人家中访求遗书。廷桢与国翰固为儿女亲家，国翰无子，歿后《玉函山房辑佚书》版及遗稿等多藏李氏。其书版藏于复壁，近始取出，捐归章丘博物馆，经清理计存辑佚书等 623 种 5966 版。邢蓝田曾从李氏访得马国翰手札九十页，撰《鹅庄访书记》发表于《山东省立图书馆季刊》1936 年 1 卷 2 期，同时影印马氏手札二通，皆言及辑佚书事，亦可为马氏辨诬。先是，王重民先生尝详考史实，撰《清代两个大辑佚书家评传》，刊于 1932 年《辅仁学志》3 卷 1 期，两大家即章宗源、马国翰，而其宗旨则在为马氏辨诬。蒋式理、王重民均考辨精当，而细绎其文，均未及马氏《玉函山房藏书簿录》。王献唐先生留心乡邦文献，殫见洽闻，其《蒿庵闲话跋》亦云“旧存《（玉函山房）藏书簿录》不全，无从稽考，容觅完本查之”。知《簿录》传本无多，由来已久。

山东大学图书馆网罗古今书目甚富，多胶州张鉴祥镜夫“千目庐”旧藏，中有《玉函山房藏书簿录》二十五卷，清刻足本，凡十二册两函，洵为罕见秘笈，乃 1955 年山东大学图书馆秘书前辈张长华先生从张镜夫家购得者。王君南学长撰《玉函山房辑佚书研究》，即从《簿录》中发掘新证多条，足与蒋式理、王重民先后呼应，为马国翰《辑佚书》之冤案彻底昭雪。余近年泛览诸家目录，南北各馆未见著录马氏此录者，惟台湾大学藏一部，据《台湾公藏善本书目书名索引》，为“原刊本”二十五卷。又山东省博物馆藏残帙两部，其一存卷四、卷五、卷十、卷十一、卷十二、卷十三、卷十六、卷十七，共八卷四册，纸幅较小，纸墨较旧，有霉烂残损，经余核对，与山东大学本同版。另一残帙仅存卷一、卷二，共一册，纸幅较大，纸墨较新，原装无残损，封面页前半页刻“玉函山房”四篆字，后半页刻“光绪十五年己丑仲春重校刊，

绣江李氏藏板”牌记三行。与山东大学本相校，亦系同版，惟阙马氏自序。山东大学此本，无牌记，各卷题“历城马国翰竹吾甫”，半叶九行，行二十字，白口，四周双边，单黑鱼尾，鱼尾上刻“玉函山房藏书簿录”。前有道光二十九年三月历城马国翰竹吾甫序云：“余性嗜书，闻友人家有奇编秘籍，每以一瓠乞假，手自钞录。遇诸市肆，不惜重直购之。为诸生日，砚田所获，半供书价。或有时典质衣裘，室人以书痴譙余，弗顾也。比筮仕西秦，前后十四年，中间家居者五年，广搜博访，细大不捐，乃积书五万七千五百余卷。”又云：“余每得一书，必深究一书之用意，暇日排比，依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、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之式，分别部居，撮记要旨，为《藏书簿录》二十六卷。就架上现有之书编次。其有所遗漏及后更亲得者，再为续编以补之焉。”序中不及刻书事，盖即道光间马国翰刊，绣江李氏光绪十五年又重校刷印，近章丘李氏所捐书版中即有《簿录》版，其牌记系单刻一小版，各书通用。书实二十五卷，与序言二十六卷不合。据蒋式理《（玉函山房）手稿存目》，马氏遗稿中有《玉函山房藏书簿录续编》一册，马氏红藕花轩朱丝栏稿本，今则未知下落。所谓二十六卷，盖连《续编》言之，亦未可知。

《玉函山房藏书簿录》卷一为“首编”，载清帝御撰、敕撰之书 62 部 5951 卷。卷二以下分经、史、子、集四编，共计 57 类。其中礼类、小学类、子编阴阳家类、谱录类又分若干小类。总计著录藏书 4381 部 57579 卷。除去由文集中别裁著录者 28 卷，实得 57551 卷。凡一书藏有数本者，仅著录一条，而兼注异本于各书之下。如《白虎通德论》下注：“汉魏丛书本，又汲古阁本，又明王道焜校本，又抱经堂本。”若以复本计之，则数量远胜于此。

马氏藏书以明清刊本及钞本为主，宋本如《六臣注文选》六十卷则极少见。盖以家贫，力所不及也。然所收范围甚广，门类齐全，如自序所云“广搜博访，细大不捐”，属于读书人之藏书。

各书著录版本，如“通志堂本”、“雅雨堂本”、“胡孝轩校刊本”之式。其底本较善者亦加著录。如《汉上易集传》十一卷下注：“通志堂校刊宋本。”《周易卦图》三卷、《周易丛说》一卷下注：“并通志堂校刊西亭王孙钞本。”《复斋易说》六卷下注：“通志堂校刊天一阁钞本。”《易学记》九卷下注：“通志堂校刊李中麓家藏钞本。”其抄本之有来历者亦著录之。如《易筮通变》三卷下注：“道藏钞本。”谓从《道藏》本传抄也。此于探究版本源流特为有益。或有出于藏书家，渊源有自者，则明注之。如《周易筮述》八卷下注：“周太史林汲山房钞本。”《东坡书传》二十卷下注：“林汲山房家藏本。”林汲山房为四库馆臣济南周永年藏书处，马氏得之颇多，每加注明。又《卢溪集》五十卷下注：“温陵黄氏千顷堂藏东冈刘氏梅溪书屋本。”《皇甫少玄集》二十六卷下注：“池北书库藏宝训堂本。”则出黄虞稷、王士禛家。此于考藏书史事亦极便利。其注“红藕花轩钞本”者，则系马国翰家抄本，红格纸，版心刻“红藕花轩”四字。

马氏藏书虽以普通本居多，而罕传之本亦往往而有。如《周易说略》四卷，清张尔岐撰，“真合斋本”，即康熙五十八年泰山徐志定真合斋磁版印本。又如“《莱芜县旧志》十卷，明刊本，明太常寺卿章丘李开先中麓撰，嘉靖甲辰刊，明代著名之志”。此志《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》未著录，未知尚存世否。又如《林学士集》二十二卷，明林爌撰，“钞本”。按：此书入《四库存目》，作《文恪集》二十二卷，传世之本有三：一为上海图书馆藏明丁宾刻本，仅《学士林文恪公诗集》六卷。一为日本东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十七年刻本，作《林学士诗集》六卷《文集》十六卷。一为南京图书馆藏清钞本，书名卷数同万历十七年刻本。昔年余与辑《四库全书存目丛书》，以上图本书名虽与《存目》合，而残缺过甚，日本本通假无缘，乃借照南图藏清钞本。书至展阅，则见卷内钤“玉函山房藏书”、“叶德辉煥彬甫藏阅书”等印记，知即

《玉函山房藏书簿录》著录之本，后为郎园叶氏所得者。万历旧刻既舶东瀛，中土存此抄帙，亦岿然鲁灵光矣，竹吾先生与有力焉，能不肃然起敬。

马氏《玉函山房藏书簿录》著录图书 4381 部，均仿晁、陈撰有提要，在清代私家目录中可称巨擘，同类著作中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可与比肩。马氏提要就其繁简观之，类似《四库简明目录》，而较《四库提要》为简。凡见于《四库简明目录》者，马氏大都有所借鉴，同时亦有补充与纠正。例如清惠栋辑《郑氏周易》，《四库简明目录》：“《新本郑氏周易》三卷，汉郑玄撰，国朝惠栋编。因王应麟之本采摭未备，又不注其所出，因重为补正，凡增入九十二条。又据郑氏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注，作《十二月爻辰》及《爻辰值二十八宿图》，以阐明汉学。”马氏《玉函山房藏书簿录》：“《新本郑氏周易》三卷，雅雨堂本，国朝征士元和惠栋定字编。因王应麟本采摭未备，重为补正。先有明姚士粦叔祥增补二十五条，复续辑合九十二条。又据郑注《周礼》、《礼记》作《十二月爻辰》及《爻辰直二十八宿图》以补之。”考马氏《簿录》内有《四库简明目录》，就此条看，马氏显然承继《简明目录》而作，但《简明目录》与《四库提要》均不及明人姚士粦所增二十五条，因而以九十二条之功尽归惠栋，显然不符合事实，马氏则明言“先有明姚士粦叔祥增补二十五条”，则又在《简明目录》基础上精确一步。

至于《四库》以后之书，马氏《簿录》著录甚多，在《四库全书》完成之后，续作提要如此之多者，亦只有周中孚堪与比肩。其提要有详有略，视具体书籍而定。持与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所修《续修四库提要》相比，亦能显示出马国翰《簿录》文简而义明的一面。例如张惠言辑《周易郑氏注》，《玉函山房藏书簿录》：“《郑氏周易注》三卷，笺易注元室本，国朝翰林院编修武进张惠言皋文编，谓因归安丁教授小正后定三卷

本校正，体例复据胡、惠两家，参以卢学士抱经、孙侍御颐谷、臧秀才在东所校为定本，加‘姚补’、‘惠补’、‘丁补’、‘臧补’及‘今补’以别之。末为《正误》一篇。康成佚说，殆靡有遗，而考订更为详审矣。”《续修四库提要》（台湾商务印书馆排印本）柯绍忞提要云：“《周易郑氏注》，茗柯全书本。《周易郑氏注》二卷（泽逊按：当作三卷），清张惠言撰。惠言自序：归安丁教授小正考订《周易郑注》为后定三卷，以太繁，属海宁陈方正仲鱼删之，然陈本又失之疏。嘉庆三年小正见示后定本，余既为之序，因取其本校正。体例复据胡、惠两家，参以卢学士抱经、孙侍御颐谷、臧秀才在东所校，择其善者从之，定本如此。按惠言校正丁氏后定本，陈春刊于《湖海楼丛书》，已著录。此本与茗柯所著《周易郑荀义》相辅而行，故复登著录，以备张氏一家之学焉。”两相比较，可知马国翰提要较简，而表述准确，得其要领，尤其在体例方面，指出“加姚补、惠补、丁补、臧补及今补以别之”，使人未读其书，已能想见其体例井然。又评价张惠言辑本“康成佚说，殆靡有遗，而考订更为详审矣”，可谓恰如其分。民国间尚秉和亦为张惠言此书作一提要，长达五六百字（详见中华书局本《续修四库提要》），分析甚详，而其主张与马氏正同，惟马氏简要实为特色。

清人书目规模较大而又有提要者，多系善本书志，自《天禄琳琅书目》前后编以下，至清末瞿、杨、丁、陆四大家藏书志均是，以普通书籍为著录对象而且撰有提要者为数甚少，马国翰《玉函山房藏书簿录》在目录学上之地位因而更加重要。可惜，该书传世稀少，学者不易购读，无从予以论列，以至默默无闻。

至于卷内著录偶有可商，如明人凌迪知误为清人；孔广森《大戴礼记补注》“通志堂本”当为“学海堂本”之误；《龙龕手鏡》当入小学类字书之属，马氏入于韵书；《广州游览小志》为王士禛《粤行三志》之一，马氏谓“此书广《粤行三志》所未备”，是误《广州游览小志》为《粤行三志》以外别一著作。皆偶失检

关于明代任瀚生卒年

任瀚，字少海，号忠斋，又称固陵先生，自号五岳山人、无知居士。南充人。明世宗嘉靖八年（1529）进士。历官吏部主事、考功郎中、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。《明史》有传。

近日，在四川南充市顺庆区新建镇兵马堂村发现一方任瀚的墓志碑。该碑通高 52 厘米，宽 46.5 厘米，厚 6.2 厘米，墓志文共 247 个字。其文字排列如下（方框内文字漫漶湮灭难识，空缺、标点为笔者所加）：

明□进士□□、左春坊左司直兼翰林院检讨、前吏部考功□吏司郎中任瀚，字少海，系南充人。父讳九鼎，系湖广巴陵贰尹，诰封吏部考功郎中。母贾氏诰封宜人。弘治辛酉年十二月初八日生，万历辛卯年十二月初八日，享寿九十有一。娶处士花冈之女，封宜人，合葬于栖乐之阳。生子二：长元康，领嘉靖□□乡荐，宦直隶清丰、□阳两县知县；次元爽，领□□□□□贡，宦湖广夷陵州司训，署监利、长阳两□□□。□□□射洪县国学生刘与可；次适南部县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。其孙尧相等五人，曾孙任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□。凤麟接踵，后裔未可尽纪也。明万历二十一年岁次癸巳九月辛酉初五日丙辰癸巳时上上吉谨志。”

《任瀚墓志碑》的发现，文献价值甚大。它提供了任瀚的生卒年月日准确时间，纠正了《明史》、《南充县志》等书的错误。

（文廷海）

核。白璧微瑕，不足以掩其辉光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山东大学古籍所